

楹联文化研究：



以云南为例

骆锦芳 编著

 人民出版社

楹联文化研究：



以云南为例

骆锦芳 编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寒节

责任校对:湖 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楹联文化研究:以云南为例/骆锦芳 编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4. 12

ISBN 978 - 7 - 01 - 014138 - 1

I. ①楹… II. ①骆… III. ①对联 - 文化研究 - 中国
IV. ①I207.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56228 号

楹联文化研究:以云南为例

YINGLIAN WENHUA YANJIU:YI YUNNAN WEILI

骆锦芳 编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49.5

字数:754 千字 印数:0,001 - 2,000 册

ISBN 978 - 7 - 01 - 014138 - 1 定价:118.00 元

邮购地址: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绪论：楹联文学与中国文化形象的建构	1
云南古今楹联注释	24
一、昆明市楹联	24
二、曲靖市楹联	251
三、玉溪市楹联	356
四、昭通市楹联	466
五、楚雄州楹联	532
六、红河州楹联	546
七、文山州楹联	572
八、普洱市楹联	601
九、西双版纳州楹联	618
十、大理州楹联	628
十一、保山市楹联	673
十二、德宏州楹联	703
十三、丽江市楹联	710
十四、怒江州楹联	727
十五、迪庆州楹联	731
十六、临沧市楹联	742
跋：《楹联文化研究——以云南为例》出版说明	785
参考文献	788

绪论：楹联文学与中国文化形象的建构

楹联文学是中国最独特的文学形式，是中国文学艺术思维的结晶。它不仅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也是儒、道、佛思想与精神的重要表现形式，是中国人精神的花朵，是中国文化形象的重要载体。在中国文学的各种艺术表现形式中，楹联文学是最具公共性、精神性的。这得益于它的艺术表达总是面向中国传统思想、面向儒道佛的精神文化的表达，是知识精英的人文追求的表现；同时也总是要面向他者进行精神的塑造，是公共生活领域的精神追求的展现。它是中国文人最“文化”的一种存在方式，也是中国文人最独特的体物抒情的方式；是中国文人最重要的体证方式、思维方式和文化传播方式的体现。它写山写水，宣仁显智，体现了中国文人的山水精神和对自然与人生的关系的思考；它悬挂在孔庙祠堂，传达着对人生的理解和对生命价值的期待，塑造着忠孝礼义的人之大节和持家兴族、为人处事的规范；它悬之于佛教的寺庙庵堂，展现着佛的精神境界，召唤着人们的灵魂，度尽人间的千劫万难，引领人放下人生的苦难，想象着彼岸的乐境；它悬之于道观灵宫，带领人们平静的面对生死，化去生命的忧虑，进入无分别、无彼此、无差别的悟境，获得人生的澄明与超然；从而逍遥自适，忘我忘情，与道合一。在儒、道、佛精神的阐释与人生关怀中，文人们将宗教情怀化为人生情怀，将宗教的神圣化为人间的关怀，建构了中国人中庸和谐，不偏不倚的人生态度，平静地对待人生的得失去取，化为生命的淡定与潇洒。它讲究美善相济，以美储善，用善与美的诉求造就人生的道德境界，化去人生的烦恼和畏惧，创造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它是书写在大地上的独特艺术形式，它与中国书法艺术完美结合，展现大我，放下小我，构建中国人的理想情怀与高远的人生目标，鼓励人们立德立言、立功立业，实现生命的价值。它体现着中国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是中国人的哲学境界、生命境界和审美

境界的体现。它是向上的、唯美的、至善的、崇真蕴和的艺术存在形式,是中国文化与中国形象的独特展示,它以独特的方式向世界展示着中国文化的魅力与中国形象的内涵。试分述如下:

一、道德仁义的精神模塑

中国文化的重要精神来自于儒家文化对人们精神的模塑,来自于对儒家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毅和等信念的传播所达成的道德精神的影响。但是,如何使这种精神深入人心,内化为人们的内在的精神动力,使人将仁义道德化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准绳?除了教育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的各种场合。在古代,由于教育只是少数人的专利,一般的普罗大众,往往不是靠正规的教育获得思想的塑造,而是靠其他的形式如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的形式获得熏陶,获得关于人生的知识。楹联作品悬之于戏台、楼观、家庙、祠堂、孔庙等场所,往往成为传达儒家思想与精神的重要载体,对人们的思想产生重要的影响。从而塑造着中国文化的理想境界,传播着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家族制度的建立。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恭宽信敏仁是家族制度基础上建立的人生和社会关系的概括。冯友兰先生言:“传统的五种社会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三种是家族关系。其余两种,虽然不是家族关系,也可以按家族关系来理解。君臣关系可以按照父子关系来理解,朋友关系也可以按照兄弟关系来理解。”^①家族关系因此成为中国社会关系的基础。家族制度当然是建立在农业文化基础上的封建制度的基础,但作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世代聚居,安土重迁,重视伦理情感,重视亲情关系,重视家族的荣誉和共同价值追求,重视教育,培养子弟等等,在今天依然成为国家稳定,民族团结,家庭和谐与社会和谐的基础,值得加以继承并进行现代转换,使之成为现代社会人们新道德新伦理的有益的借鉴。如赵藩向湖村赵氏宗祠联曰:

文风清淑湖山地;
世泽绵长忠孝家。

写剑川赵氏家族选湖山胜地而居,文风清淑,文明有传;来自赵宋宗室的赵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涂又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

家可谓世泽绵长，且以忠孝传家，因得兴旺。赵氏宗祠赵藩另一联曰：

以忠孝仁恕传家，无大盛亦无大衰，先世之贻谋远矣；
于困苦艰难行善，有厚德必有厚福，后人之继述勉旃！

在此联中，进一步强调赵氏以忠孝仁恕作为传家的精神，所以，虽然没有大盛即大富大贵，但也因此保全家族，没有遭遇大衰的起落荣枯；下联说哪怕是艰难困苦中，也不忘行善积德，因此有厚德方有厚福，后人当继承此精神，勉力为之。儒家的道德仁义，成为治家兴族的根本；儒家的忠孝仁恕，积善行德，成为福泽绵延的保障。又如腾冲和顺寸氏宗祠大门联曰：

立德立功愿万世子孙书香远继；
有源有本问两川父老祖泽荫存。

此联讲要万世子孙书香远继，通过读书修业，立德立功，有益于社会，有功于国家；从而对得起两川父老祖泽祖荫，可以告慰于先人。其大殿中堂联曰：

仗祖先之灵桂折杏探南国家声从此振；
忆故园无恙瓜绵椒衍西川世泽到今存。

此联说寸氏家族子弟仰仗祖先的护佑，折桂探杏，科举有成，功名有得，家族的声誉由此而振作；追忆过去，正是西川世泽的绵延，不知故园今日是否无恙。发展兴旺了也不忘宗族世泽的影响。再如刘氏宗族宗祠大门联曰：

温暾世家仁智礼；
腾阳冠冕龙凤麟。

腾冲和顺古名阳温暾，故谓“温暾世家”，作为当地世家，奉行的是“仁智礼”即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教义；刘家乃腾阳，即腾冲县城西南的数一数二的著名家族，人才济济，子弟皆可称龙凤麒麟。充满自豪的感情。其三门横批正面曰“惟德是辅”，背面曰“礼事孔明”，其背面联曰：

要好子孙须得尊祖敬宗起；
欲光门第还是读书积善来。

强调教育子孙，要尊祖敬宗；光耀门楣，要读书积善。张氏宗族宗祠大门上方楣刻联曰：

力行忠孝事；

多读圣贤书。

强调要力行忠孝仁义,践行儒家思想;要多读圣贤之书,修养圣贤之德。由上可以看出,儒家的道德仁义对人们思想的模塑,形成了中国家庭伦理的精神,造就了家庭和家族文化的内涵和读书修业,重视子弟教育的传统;形成了讲道德、讲正气、讲文明,尊祖敬宗、礼仪彬彬的社会良习与和谐温淳的社会风尚。下面看赵藩赠周惺庵堂联:

科第仕宦重其人,际会崛起,有令名贻父母;
孝慈友恭念尔祖,仍世趾美,以家法示子孙。

这是师友相赠的堂联,称美其风云际会,在科举仕宦中为人所重,获得令名美誉,使父母为之荣耀;并追踪其祖德,以孝慈友恭为尚,现在能继承其美德,并以此家法,教导子孙。好家风才有佳子弟,佳子弟才能传承好家风。忠孝仁义的模塑,造就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造就了中国文人的道德精神和爱国仁民、担荷民族国家命运的社会责任感。

儒家文化精神的广泛传播,使中国文人获得了正面的价值理想,期待着社会价值的实现,推行仁义,张扬民本思想,反对霸道,推行王道,提倡仁民爱物,反对暴政虐民,具有强烈的人性精神和人性关怀。楹联作品中极大的张扬了这一精神内容,体现了士大夫文人的精神情怀,并使这种精神得于广泛的传播,化为人们的具体的行动的准则。这在他们的官箴性楹联和其他楹联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赵藩的“昆明寓庐”书房联曰:

大庇孤寒,安得少陵广厦;
聊拟伏腊,亦是子山小园。

此联写在自家书房,却体现出杜甫(字少陵)“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仁者的襟怀;身处伏腊之节候,心中犹如作《小园赋》的庾信(字子山),怀想故国,其情难已。

中国文化因此体现为全民的儒家文化取向,体现为以仁爱和道义为准则的人生信仰。这种信仰的深入,使中国人胸怀高远,怀抱着济世利他的情怀。追求中庸和谐,不偏不倚,强调伦理精神,在人生的困境中依然积极进取,不失理想情怀。仁者的理想,志士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去努力追求,推进着社会的进步。

二、人间佛教的精神关怀

中国文化是非宗教的文化,这表现在中国宗教文化的人间性。佛教当然是宗教,佛教的信徒当然有强烈的宗教情怀和宗教的热忱,为了信仰而削发为僧,归隐山林;但中国社会中人们对佛教的信仰是非宗教的。冯友兰先生就强调过“中国的佛学”与“在中国的佛学”的区分,指出二者并不是同义语。冯先生举相宗,即唯识宗为例:玄奘西行,到印度取经,将相宗引入中国,严格遵守印度的宗教和哲学传统,但所传时间很短,范围较窄,没有进入中国知识界思想和信仰体系,在中国的思想史和精神史上,并没有发生较突出的影响。所以只能叫“在中国的佛教”。冯先生又说:“‘中国的佛教’则不然,它是另一种形式的佛学,它已经与中国的思想结合,它是联系着中国的哲学传统发展起来的。往后我们将会看到,佛教的中道宗与道家哲学有某些相似之处。中道宗与道家哲学相互作用,产生了禅宗。禅宗虽是佛教,同时又是中国的。禅宗虽是佛教的一个宗派,可是它对于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的影响,却是深远的。”^①“中国的佛教”就是指中国化的佛教。它渊源于印度佛教,受到印度佛学思想的启示,同时又充分结合中国传统思想,成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表现。体现出强烈的人间性和人生关怀。

人间性是中国的佛教楹联文学的重要特点。佛教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修行使人成佛。怎样成佛,就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新儒家的目的则是教人如何成为圣人。冯友兰先生说:“佛家的佛与儒家的圣人,区别在于,佛必须在社会和人世间之外提高精神修养,圣人则必须在社会关系之内提高精神修养。中国佛教的最重要的发展,是企图降低佛教固有的出世性质。禅宗说:‘担水砍柴,无非妙道。’说这个话,就是这个企图接近成功了。”^②现世的精神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是人们重要的价值追求。所以一般的人们信仰佛教,并非如佛教徒那样要出家修行,走出社会和人世之外,把成佛作为目的。而是以此修养精神,获得人生的觉境,化解生命的困境,更好的去生活与追求。所以禅宗的“担水砍柴,无非妙道。”强调日常性,人间性,不必出世间。佛不必到彼岸去求,佛就在人们心中。当下解悟,见性明心。存心于山水自然,亦可解悟妙道。王摩诘所谓:“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页。

②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1页。

经行于山水之间,自得人生之妙觉,体宇宙之心,观人生之情。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尚在迷中;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已有觉解;到你悟时,看山依然是山,看水依然是水。山水之间,人生之间,平常一心,即可见佛。中国文人常常将山水的描写与佛理的阐发相结合。佛性无处不在,自然之性有佛性;而佛性因而成为人性精神的体现。佛的觉解因此成为人的解悟的境界的体现。譬如保山卧佛寺石壁清代王坤所撰联曰:

千岩竞秀;
一窍通灵。

王坤为清代保山郡守。卧佛寺在保山城北 11 公里的云崖山,有一山名云岩,高二百余丈,呈月轮形,卧佛寺即坐落于此。相传建于公元 58—75 年;史载唐开元四年,南诏王皮逻阁进一步扩建。寺的正殿选取天然溶洞加工而成,殿中供奉似睡非睡的释迦牟尼纯白玉卧佛像。佛像身长 6 米,重 9 吨,是国内最大的玉石卧佛。千岩竞秀,写的是千佛寺的自然景象,展现了自然景象的美;一窍通灵,写的是卧佛寺主殿的设计的巧妙通灵,为佛地添一奇特景观。而自然之千岩竞秀,是活泼泼的;正殿建筑之一窍通灵,则体自然之心;自然之心,乃宇宙之心;宇宙之心,乃佛之灵心。所以要参悟佛心佛理,正在一窍通灵;一窍通灵,故能容纳万有;人能通灵,故能悟入大道,具备佛心,进得福地,成得佛身。下面看赵藩的马登白石江觉民庵联。其一曰:

静里月色浮竹叶;
闲中妙句咏梅花。

其二曰:

觉大功宏,舍利形象;
林深月皓,古佛禅心。

其一描写觉民庵的宁静悠闲。静里看月,竹叶就像漂浮在天光月色之间一般;闲中咏歌,自得妙句,那美妙的诗句,吟咏的是傲雪独放的梅花,展现的是独立不群的精神。宁静悠闲,是人间的审美,而非宗教的执着。其二说觉大功宏,正是舍利的形象;林深月皓,正是古佛之禅心。这是对佛的礼赞,是对佛的无边功德的写照。但围绕着一个“觉”字,其功用非体入空境,而是

展现其对人生的关怀，其三曰：

始曰觉林，终曰觉民，唤回大梦成大觉；
一而空仁，二而空我，参澈非色即非空。

从觉民二字入手，讲觉林所觉，正在觉民，唤回民众，唤醒大梦，方为大觉。空仁空我，要参澈非色即非空。觉民之意，正是人间之关怀。其四曰：

上感天心，下顺民心，誓以素犬丹鸡，乌牛白马，盟定信约；
始而朋羽，终而结盟，聚此忠肝义胆，志大纲领，未有生民。

在此联中，对人间的关怀就得到了更为具体的体现，将顺民心、感天心放在了首位，强调忠肝义胆的中国儒家文化的价值的重要性，而非简单的颂美佛祖，宣扬教义。

再如卢光华所撰云县广佛寺联曰：

翠柏苍松供佛座；
清风明月悟禅机。

苍松翠柏间供奉着佛的座像，清风明月，助人解悟禅机。说的是佛教的精神修炼，但这种修炼，这种境界，也是人生的修炼功夫，是世俗生活中人获得解悟，放下尘念，获得解脱的需要。苍松翠柏、清风明月，首先是人们审美的对象，是自然美的体现；其次才是供奉佛座，体悟禅机的借镜。

人文性是中国佛教楹联文化的重要精神。当文人墨客面对佛教的圣地，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当然要体现佛教的精神，展现佛的觉境。但他们的作品，与佛教徒的写作不一样，他们的创作与感悟，往往觉不离人生，觉也在日常的生活中。诚如冯友兰所谓：“在禅宗看来，圣人的生活，无异于平常人的生活；圣人作的事，也就是平常人作的事。他自迷而悟，从凡入圣。入圣之后，又必须从圣再入凡。禅师们把这叫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百尺竿头，象征着成就的顶点。更进一步，意谓即悟之后，圣人还有别的事要作。可是它要作的，仍然不过是日用平常的事。”^①士大夫文人信仰佛教，往往不是把佛教作为宗教的依归，而是调和儒释，甚至是儒释道思想思想的互补互证，将之作为一种人生的精神与觉境加以追求。所以，他们在楹联文学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5页。

的创作中,往往体现的是文人的精神追求,价值追求和超越精神。从对佛的精神的体悟中展现自己的精神境界,表达自我的理想情怀,而不是像宗教徒那样,将成佛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所以他们在楹联创作中,往往体现出理性的精神和对佛的精神的新的解读。在对佛的思想的体证中体现出丰富的人间情怀与人文关怀。如保山卧佛寺佚名联曰:

大梦谁先觉? 觉者佛也!
诸天我独尊! 尊其心乎?

诸天,这里是“诸位尊天”的简称,泛指众天神。对联原不标点,我们通过标点符号的使用,可以见出联家呵问体悟的口吻精神。“大梦谁先觉?”这是熟典。有言曰: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但自知并不等于就有觉解,所以说:觉者佛也!下联说诸天之中,我独称尊!尊什么?尊其心也。此心何谓?佛心也。佛心何谓?天地自然宇宙之心也。宇宙之心,乃自然之心;自然之心,无非人心也。下面以石宝山海云居联为例,稍作分析。清代师范联曰:

海容因雨变;
云气过楼阴。

细致的观察,细心的体验,是对自然物候的精细描摹,更是一代佛学大师对自己独对山林,处身丛林心境的写照。海云居清代高为阜联曰:

悟道三更月;
参禅五夜天。

超越名利,静志入禅。对三更明月而悟道;处五夜性甜而参禅。是自然之心与人的心灵境界的互体互证。海云居清代李发甲联曰:

生计青山里;
心交明月前。

李发甲,河阳人,康熙举人。又有联曰:“老僧常伴鹤;古刹更眠云。”写出禅家寂静清空的美。老僧生计,亦在青山;一片禅心,交与明月。何等空明。海云居清代郑继宽联曰:

香通诸树飞花雨;

月满祇林宿海云。

香通诸树，是花海春光，花雨纷飞；月满祇林，是春月明媚，海云共宿。这是对自然景象之美，花香月色云海的赞美，也是禅家悟境的象征。海云居清代赖钟俊联曰：

飞鸟远随夕照没；
片云遥共野僧还。

飞鸟远去，随夕阳同逝；片云还来，共野僧而归。一幅绝美的《夕照流云僧归图》，然而写野僧，存野趣，但更体现出人文的美，从宗教的世界中体会人间之美景，人生之幽趣。海云居清代许贺来联曰：

花因好客常含笑；
鸟亦骄人似解吟。

花因好客而含笑，是说禅家之静寂；鸟亦骄人而解吟，是说山中之少人。但写来活泼泼的，充满生机，禅心亦是人心，幽鸟润花，因而含笑解吟。这些对联，都具有极大的人文内涵，是文人面对风景，表现自我的觉解和人生的感悟的文字，写景入画，传写心灵的境界，表达人文的思索。再如沈文安所撰云县广佛寺联曰：

万树鸣蝉盈耳噪；
一湾远水抱村流。

不再念念于体佛参禅而含禅意。但更是沉浸在幽静的树声和喧闹的蝉鸣中，体味蝉噪中宁静佳致，感受此化外世界的清凉；一湾流水远来，抱村而流，静中有动，充满画意与诗意，在自然的描写中体现着生命的体验和超越世俗纷扰的空灵。再看沈文安所撰云县广佛寺联：

愿力果宏通，戴安道作山林主人，檀越布施重新殿宇；
佛门原广大，波罗蜜是金刚智慧，迷津宝筏尽渡众生。

愿力，佛教语，愿王之大力；多指善愿功德之力，引申为心愿的力量；戴安道，即戴逵，字安道，谯郡（今安徽亳州）人，奉佛教，东晋名士。善弹琴，精于艺事，通晓哲学，有名士风度。檀越，梵语音译，施主；布施，即施舍财物给人。波罗蜜，佛家口号，意为大智慧。佛家认为常念常诵此口号，即可渡人于苦

海。联中阐扬了佛的智慧,信仰者的愿力的作用,赞美了布施者重新殿宇的功德,如戴安道般可作“山林主人”。同时,下联说佛门广大,常念波罗蜜,常诵《金刚经》,智慧启人,宝筏可乘,尽渡众生于迷津。

宗教家当然要表现宗教关怀,但中国的佛教并不简单的将自己变成人的现实生活的对立面,而是化入到人们的日常的生活与追求中,将宗教的目的性化为人生追求的境界。宗教的体悟和人生现实的境界与追求并不完全脱离。宗教的悟境还常常有赖对自然人生的体悟而得于展开。自然人文的美境往往成为禅家通向禅解顿悟的契机。

人间性和人文性,使中国的宗教始终关怀人的价值的实现,关心着人的价值和目的性。在楹联文学中这种特点更加充分。通过楹联文学,去劝世济人成为中国佛教的文化精神的重要方面。我法两空,然不离人生实际,重视人的生命的意义,重视现世的精神价值实现。从而使佛教成为中国人以悲观的精神审视人生,而以乐观的精神去追求和工作的超越性,济世爱物的情怀的体现。

三、山水之间的逍遥自适

山水情怀是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特点,是中国文人悟对自然的功夫的体现。孔子讲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仁者静而智者动。这是儒家的比德说,也是儒家的山水观。道家任自然,处处将自然作为追求的目的,所以忘情于山水;佛家也说自然也讲什么见山见水的话,特别是在楹联文学中,自然山水的种种状态,都成了道的精神的体现,成为人们精神的逍遥自适的状态的写照。古寺丛林,庙宇道观,也同样成为山水自然的点缀,成为山水自然精神的向着哲学与宗教的境界提升的文化参照物。所以儒家要游于艺,要陶养优游,乐山乐水,浴乎沂,风乎舞雩;以山水自然陶冶人的精神情怀。道家要齐天地、一万物,进入无差别的状态:晓梦迷蝶,不知是庄周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了庄周;灞上观鱼,知鱼之乐,体自然之性;进一步,要翱翔优游于广漠之野,乌何有之乡,与天地自然的大化迁流运转,达到“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辨,以游于无穷”的境地;从而顺天地之性,游变化之涂,逍遥任物,自适无碍。佛家栖隐山林,占尽烟霞,所谓名山都被僧占尽。自然山水是证道修行的媒介,是僧俗流连的风景,也是佛的灵异的象征。如担当云隐寺联曰:

花因向佛分明笑；
云不从龙自在飞。

山花如笑，栩栩如生，乃因向佛；云飞自在，缥缈若仙，为不从龙。看花而悟佛的活泼泼精神，观云而得人生自在、无拘无束的境界。因向佛，所以修正觉、得解脱；不从龙，所以破我执、任自由；放得下，所以无羁绊、无挂碍。

在楹联文学中，创作者往往超越自我、超越某种文化倾向，将儒道佛的精神打为一炉，加以熔炼，创造出具有独特的包容性和象征性的作品，展现中国文化的这种自由逍遥，任物自然；寄情山水，流连风光；追寻本真，澄怀味象的状态。下面看小鸡足山弥勒殿佚名撰联：

清溪雨过苔还静；
深树云生鸟不知。

联写清溪流水潺潺，微雨过后，绿苔依然，一派静谧；深树林密，云气暗生，山鸟自得，不知云生。山静溪清，林暗树密；苔痕自绿，山鸟自鸣；寂如太古，万念俱息。更无人间红尘的纷扰，也无人间计算的机心。联家忘情逍遥，与自然山水万汇溟合的状态如在目前。此联为小鸡足山弥勒殿联，但联中表现的思想并非佛教的教义或宗教的思想，而是诗化的中国文化的精神，是面对自然山水的感发，是道家的空静与自然，但也不妨说有禅意的静寂空明与儒者天人合一的淡定。再如明代杨慎的三鹤洞联

云去云来山不动；
花飞花落自生香。

杨慎(1488~1559)，明代文学家。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今属四川)人。正德六年(1511)，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预修“武宗实录”，禀性刚直，每事必直书。武宗微行出居庸关，上疏抗谏。世宗继位，任经筵讲官。嘉靖三年(1524)，众臣因“议大礼”，违背世宗意愿受廷杖，杨慎谪戍云南永昌卫，居云南30余年，死于戍地。山不动，是静态；与云来云去的动态描写动静相生。花飞花落，与云起云来相对，亦是动态，但写出的是无心的无目的的合目的的自在的境地，所以动者自动，静者自静；花自生香，山自生静。自然之美，使人忘情，使人忘怀世务，处变不惊，潇洒自在，身处空谷，幽兰自香。同时，作者写出了大自然的活泼泼的状态，体现出自然万物万化冥合的化机；是道家的自然精神的体现，是儒家的独处得妙的观我观心，也是佛家

禅静的状态的体现。名家之作，韵味丰富，寄托深厚，耐人寻味。普通作者，通过楹联创作，也会对自己情感和传统思想的体认获得进境，提升人们的境界。再看清初阍祯兆的澄江凤山公园联：

回首息机，举世尘埃野马；
放声长啸，此形天地沙鸥。

阍祯兆，字诚斋，号东白，生于明末崇祯十四年辛巳岁（1641年）通海县一个中医世家，自幼继承祖业行医，好读书，能“博闻强识”，“下笔千言”，“文思敏捷，倚马可待”。尘埃野马，出自庄子《逍遥游》“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意思是野马般奔腾的雾气，飞扬的尘埃，都是大自然里各种生物的气息吹拂所致。这里借指回首看澄江美景，仙湖风光，举世所争，不过如野马尘埃，不足挂怀。天地沙鸥，典出唐朝诗人杜甫的《旅夜抒怀》：“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意思是在此放声长啸，一抒胸中之气。飘飘如天地沙鸥，只要忘怀世务，虽只片刻潇洒，也是生命自由的放飞。再看赵藩款云楼联曰：

结文字缘，佳士读书常下榻；
领溪山胜，老夫拄笏偶登楼。

款云楼在酉阳三抚庙内，说其地领溪山之胜，偶有佳士下榻，读书静修，以结文字因缘；作为地方长官的赵藩自谓：老夫兴来，也偶然拄笏登楼。是身在官场，亦不能忘情溪山，寻片刻之逍遥的心情。再看赵式铭的宝相寺联曰：

天开一洞容逃世；
地尽中原绝问津。

写此地天开一洞，容得逃世之人，可以优游徘徊；而此地地尽中原，再也没有问津之人，可以获得心灵的清静，解悟红尘的烦恼。下面看临沧市云县广佛寺卢光华所撰联：

古寺清闲，蝶版敲风蝉唱午；
高歌咏赋，鸠声唤雨鸟呼晴。

广佛寺在云县城西的河湾村，建于明朝，为佛教古刹。清末民初两次扩建，1939年重修，一度香火旺盛；解放后以寺办小学，现仅存大殿。蝶版，即蝶翅。敲风，随风鼓舞。上联写古寺的清寂悠闲的状态，蝶翅敲风而舞，蝉声

阵阵，流荡奕奕，自由吟唱在正午的静谧中；下联说有高歌吟咏赋颂者，不是别的，是鸠声阵阵，唤来雨的洒落，是小鸟的呼唤，期待天晴的到来。也许对联的工整尚有问题，如“古寺清闲”与“高歌咏赋”难于为对，但对自然的美、自然的和谐与人对自然的体悟而获得的精神情怀，都有较好的表现；且造语凝练，生动形象，富于诗意。再如卢光华所撰云县广佛寺另一联曰：

高阁昼偏长，有时自发钟磬响；
晚风晴更好，落日方见渔樵人。

钟磬，报时的钟与敲打的磬，皆为寺庙中法器；渔樵人，打鱼砍柴的人。上下联的对仗尚可推敲，但高阁昼长，时光悠悠，钟磬自鸣；晚风晴和，夕日欲坠，渔樵归来。意境独具，禅院山林，皆是隐者心灵的潇洒的见证与衬托。又如卢光华所撰广佛寺联曰：

长夏景最幽，清溪曲抱，树影圆荫，蝉噪松枝回午梦；
古刹晚犹好，天马凝烟，梅村落照，经翻贝叶间疏钟。

长夏，即漫长的夏天；天马，即天马星，或谓天马山；凝烟，谓西方的天马星在浓郁的雾气中；贝叶，佛经的泛称，因佛经原写在贝叶上。上联写广佛寺夏天的景色幽静清凉，清溪环抱，树阴浓密，只有蝉噪于松间，使人午梦醒来，更觉幽静；下联说古刹的晚景更美，那天马山隐现于烟霭之中，梅村映照在落日的余光里，在稀疏的钟声中闲翻几篇贝叶，心中充满自在。再看卢光华所撰广佛寺联

当寺老松生夕籁；
满山红叶入新诗。

当寺老松，即寺庙前的苍老的古松；夕籁，风吹松树于夕阳下发出的声音。老松之古，是岁月的见证，生夕籁，更见苍凉古意；满山红叶，是秋景的灿烂，故可见诗意。卢光华撰广佛寺联：

烟波淡荡遥山碧；
楼台参差夕阳红。

淡荡，散淡模糊；遥山碧，用宋代理学家程颢《郊行即事》：“芳草绿野恣行事，春入遥山碧四周”形容满山绿色”诗意。遥山碧对夕阳红，烟波淡荡对楼台参差，写出广佛寺周围的自然美景，使人向往之至。以上对联虽非名家